



### 三 甜蜜如漿烤番薯

張曼娟



小時候回家的路上都要經過一片番薯田，綠油油的番薯葉長得好茂盛，大人說這些葉子是要給豬吃的，我們吃的是埋在地下方的番薯。我家裡並不常烹煮番薯，只好在菜市場裡買一包用糖熬煮的竹山蜜番薯，黏黏的，曾經，咬一口就黏下了的，曾經，咬一口就黏下了的，我已經脫搖的門牙。

最讓人期待的還是天冷以後的烤番薯，

「賣烤番薯的都是推著車的老人家，穿一身

洗得泛白的藍色厚棉衣，搖一節嘩啦嘩啦

的竹子，我們一聽見便圍攏過來，一塊錢、

兩塊錢就可以買一個肥肥的番薯了。多年

之後，我挑了一個肥肥的番薯，老闆慎重

其事的秤了秤，說：「五十元。」我嚇得

半天不敢伸手去接，一塊錢是怎麼變成了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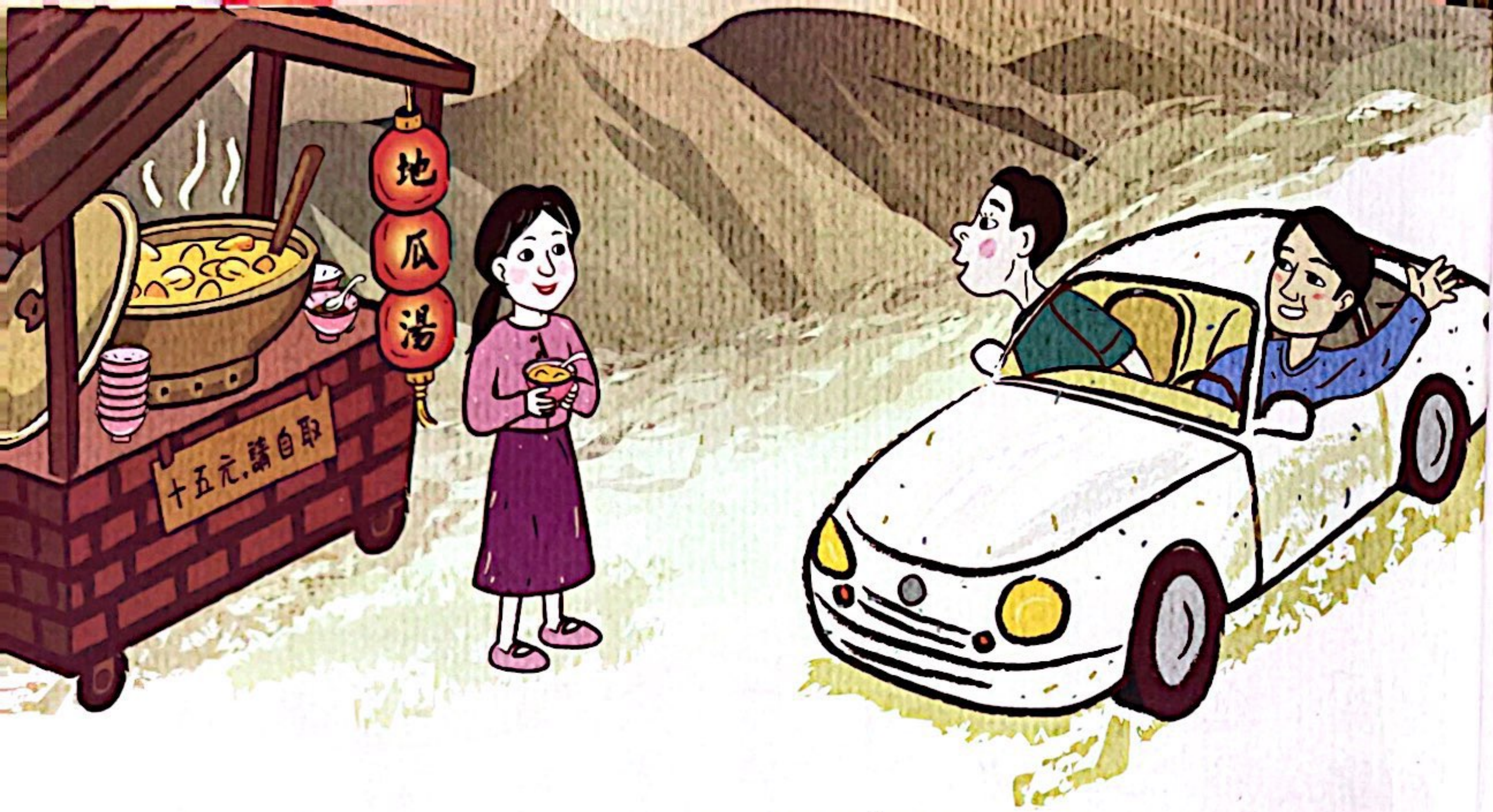
五十元的？母親每次聽見我花那麼多錢買

一個烤番薯，都替我不值，她說五十元可

以買一大袋生番薯。

秤 慎 攏 熬 烹

提問  
↓  
自問自答



家裡的番薯多半都是煮稀飯吃的，這還是在「清粥小菜」的情調瀟灑開來之後興起的，「母親去吃過一碗「地瓜稀飯」，問出價錢之後，當下就說，她的五十元生番薯可以煮一個月的地瓜稀飯，於是，每次吃地瓜稀飯都覺得是一種賺錢的行為。」

「番薯煮得將化未化，白色米粒也熬出了番薯的甜香味，我喜歡從稀飯裡挑出糯爛的番薯，滿滿咬一口，既不會掉牙又好滿足。」

地瓜湯是「番薯壯烈成人」後的另一道美味。那一年為了泡溫泉與朋友入山去，山上霧氣濃重，寒意刺骨，一個轉彎，山道旁懸



一盞燈，上面寫著「地瓜湯」三個字。我們下車，在絲絲細雨裡鑽進空無一人

的小店，爐灶上煮著地瓜湯，鍋旁豎著牌子：「十五元，請自取。」我們一人一碗加了薑的地瓜湯，吃得臉頰潮紅，整個身子都暖起來。老闆始終沒出現，我們付了錢繼續上路。泡完湯回程時霧開了，一路下山都沒看見那個小店，後來再去也沒遇見。我和朋友常常提起這件事，笑說「我們闖進了聊齋，吃了蒲松齡的番薯。」

蒲 聊 頰 鍋 灶 爐

糯



「甜蜜如漿的滋味。」

我捧著烤番薯，「香味撲鼻」，那是我最迷戀的

掌上滾來滾去，像剛剛捕捉住的黃色小老鼠。

戴著手套的手探進甕窯，「熱騰騰的番薯在她

有蜜油流出來的那一種。老闆娘會心一笑，

不要紅的，要黃色的呵，我要烤得很軟很軟，

棉手套，她問：「要幾個？」我喋喋的說著，

買烤番薯呵。」老闆娘從暗處走出來，戴上

垂掛如魚的番薯」，扯開嗓子喊：「老闆！要

車，停在一間幽暗的小店門口，對著「整排

今年，我在春日的最後一道冷空氣裡下

窯 一么 甕 么么 喋 么世 扯 么世